

■新作聚焦

丁晓平报告文学《秦山里的中国：一座核电站的强核报国之路》

从秦山读懂中国，从中国感知秦山

□丁晓原

曾经的秦山核电站，有许多人不知它在什么地方，误以为“秦山”是“泰山”。后来，我们知道了它地处浙江嘉兴海盐。“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秦山也因此遐迹闻名。但我们大多也只是知其地其名，而无从详细地了解秦山与中国内在深度的关联。丁晓平新近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秦山里的中国：一座核电站的强核报国之路》，为读者打开了一条可以走进中国秦山核电基地的通道，由此可以一探它的大端和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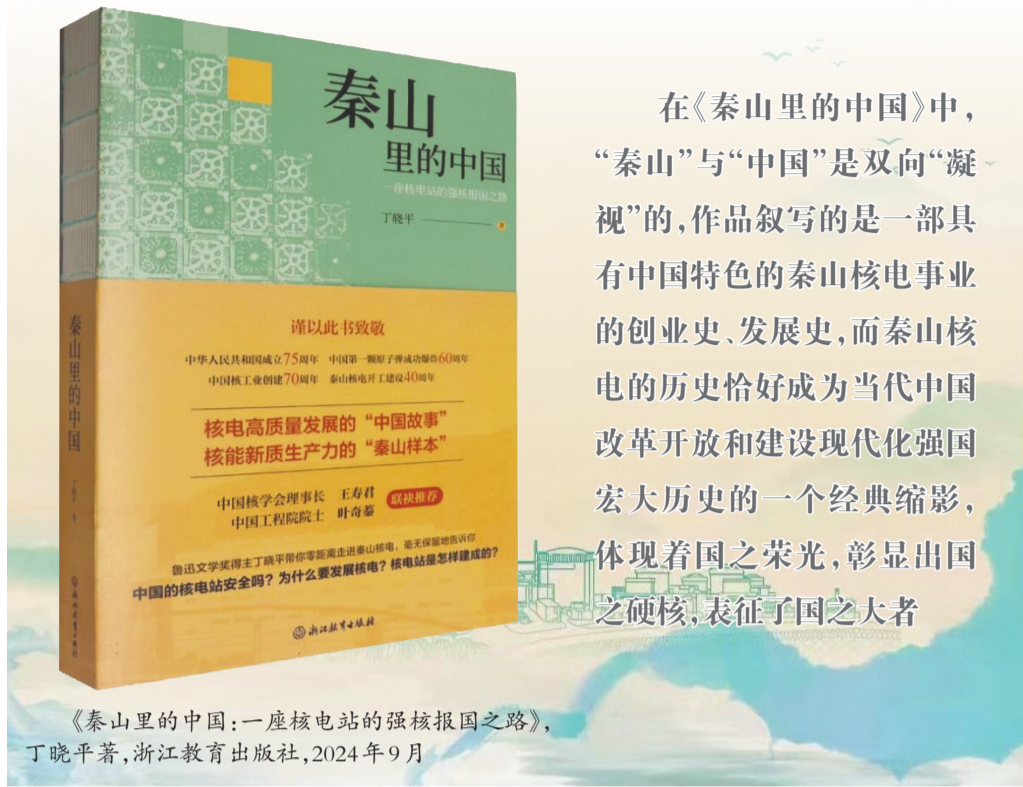
2025年即将迎来中国核工业创建70周年、秦山核电站开工建设40周年。在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丁晓平思维敏锐，注意到核电题材所深蕴的中国价值，将目光投向杭州湾畔的秦山，聚焦实录从这里发端的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发展核电科技和工业艰难曲折而前行辉煌的历史。

秦山不只是秦山。丁晓平对作品的命名，显示出他对秦山核电于中国民族工业独特而重大意义的认知和把握。正如作者所言，秦山核电体现着国之荣光，彰显出“国之硬核”，表征了国之之大者，以国之名片为我们赢得了国之骄傲。在《秦山里的中国》中，“秦山”与“中国”是双向“凝视”的。秦山是中国的。就秦山而言，作品叙写的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秦山核电事业的创业史、发展史；而就中国而言，秦山核电的历史恰好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强国宏大历史的一个经典缩影。读《秦山里的中国》，我们能从秦山读懂中国，也可以从中国感知秦山。

无疑，《秦山里的中国》是一部极具书写意义的作品。这样的“书写的意义”，不只是题材本身的某种“赋能”，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设置与题材及其内容相适配的叙事方式，使作品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书写”，实现客体对象的自

在意义到非虚构文本建构意义的有机转换。核叙事在文艺作品中较为多见，报告文学的核书写则更多地叙写“两弹”与“两弹”功勋人物。而核电题材的写作还比较少，像丁晓平《秦山里的中国》这样以60万字的篇幅，将题材内容置于宏大的时代进程和全球视野中，作全程全景的深度厚重记写，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还不多见。作品的结构设计，显示出作者对于叙事历史化的追求。全篇共18章，分设为“起承转合”四部分，分别是“零的突破”“世纪跨越”“国际接轨”和“零碳未来”。这样的叙事设定，反映出的是秦山核电自身发展的历史流脉，有它过往的峰回路转，也有它未来发展的愿景。这里显示出叙事的纵深和完整，奠定了作品历史性叙事的基本价值。自然，《秦山里的中国》不是企业史或企业大事记，而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作品的历史性价值需要经由有机的事件性叙事才能实现。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因此，作品的叙写除了企业的维度，主题和主体还是高立于民族工业和民族科技的维度，以及时代的维度和人的维度，且有创业史、发展史背景的开拓，更有人的叙事的开掘和深描。这样多维共生的立体建构，生成了作品内存丰富的信息容量和文学谓之文学的感人魅力。

如果说原子弹核武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金色盾牌，那么民用核电就是实实在在的和平利用核能造福人类的绿色能源。民用核电的发展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和发展水平，同时它也是现代化国家建设所需能源保障的重要方案，因此意义特别重大。中国的核电建设发端于1970年，《秦山里的中国》将历史切入彼时“周总理的嘱托”的语境，直接的起因是作为经济大都市的上海能源告急，供电短缺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周恩



《秦山里的中国：一座核电站的强核报国之路》，丁晓平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24年9月

在《秦山里的中国》中，“秦山”与“中国”是双向“凝视”的，作品叙写的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秦山核电事业的创业史、发展史，而秦山核电的历史恰好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强国宏大历史的一个经典缩影，体现着国之荣光，彰显出国之硬核，表征了国之之大者

来提出在国内“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用电问题”，由此开始启动名为“728工程”，即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工程。秦山的故事，也就是中国的故事，它从这里起笔开篇。这样的背景预设了秦山不一样的使命，昭示了“国之大事”的任重道远。秦山工程立项50多年的历史，是一段引人入胜、令人振奋的中国核电传奇，它的梦想与荣光也值得我们铭刻于心。

历史叙事作品的核心价值应该体现出它独特的历史性和时代性。阅读《秦山里的中国》，我们可以感知到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及其鲜明的时代价值。它的史料价值来自于对书写对象全过程的记述，来自于对历史存在真实性的再现。作品“起承转合”的四大部分相应记录了秦山核电每一期建设的具体情况和秦山核电“走出去”的故事，凸显了各个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存在。经过数十年砥砺奋进的建设，秦山已成为拥有9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66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520亿千瓦时的重要核电基地。丁晓平采用了一种高密度的叙事方法，不仅以史笔实录秦山核电建设全过程中的重大时间节点和事件，刻画了重要人物及场景等，也不回避其中由于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和核电建设本身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变异。“一份内部简报惊动了中南海”“切尔诺贝利，‘环球同此凉热’”“中国核电建设困难的总和”等章节，详细地记述了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遭遇的困难，真实还原了中国核电之路曲折前行的历程。《秦山里的中国》的时代价值可以从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中洞见。党的二十大全面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宏伟蓝图。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务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而其支撑要素是科学

技术，尤其是核心高新科技的自创自立和自强。秦山核电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核电自主创新发展的历史。它是民族核电的开端，也是它的标志标高。解决“卡脖子”、扔掉“洋拐棍”，“核心技术是拿钱买不来的”，新时代中国的科技和工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秦山核电都曾经经历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山核电创造了核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秦山样本”，也生动有力地诠释了高新科技发展的“中国之道”。

《秦山里的中国》是一部有温度有高度的致敬之作。秦山核电传奇是由中国人民谱写的，是由《秦山里的中国》中的主人公创造的。秦山的故事，就是一代代中国核工业人二次创业的故事，特别是“老秦人”筚路蓝缕创新奋斗的故事。他们不仅创造了中国核电事业的历史，而且更创造了核电人的精神丰碑。对其业绩和精神的书写构成了《秦山里的中国》的核心。作品塑造了秦山核电人的群像，其中有参与其事的决策者、管理者、建设者，既有高级科技专家、院士，也有把控关键岗位的“黄金人”，还有诸多身怀绝技却心怀“小石头精神”的大国工匠、技术能手。作品通过感人的故事和生动的细节，表现出秦山人“强核报国，创新奉献”的精神，是最能照亮读者心灵的璀璨光芒。

除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时代意义、精神感染力以外，《秦山里的中国》还是一本具有核科学和核电知识含量的科普读本。作为科普读物的《秦山里的中国》，既有专业精要的表述，也有通俗生动的比喻，还有作者深入核岛内部的亲身体验，深入浅出地让我们对核电知识有所了解，体现了新时代报告文学作家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关注

《醒来已是正午》是张莉主编的2023年当代短篇小说年选，收录了邓一光、乔叶、徐则臣等20位小说家的佳作。从海量的短篇小说中精选出20篇，这对批评家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编者不仅要敏锐地打捞过去一年里短篇小说中的精品，更需要调和文本与既往一年的互文关系，以广阔的视野、丰厚的学识挑选出能经受时间、行业、读者检验的年度经典之作。用主编张莉的话来说，她编年选的初衷是“呈现中国当代文学丰饶的风貌，让读者看到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的作品”。这既是主编对这20篇小说的鼓励与肯定，也是一名优秀批评家对读者的诺言与责任。

这20篇小说的形式、风格、题材、内容各异，但串起来却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纽带，这纽带既在小说的“氛围感”中，亦在小说投射的人生百态、现实关怀以及时代的同频共振里。张莉在序言中提到，好的小说“有一种氛围感”，读者或许不能理解某个故事，但常常会被“一种氛围感紧紧抓住”。我们或可对“氛围感短篇小说”做出如下定义：小说并非拥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光鲜亮丽的主人公或让读者“心满意足”的结局，故事“内核”和错综复杂的情感也很难清晰讲述，且结尾往往戛然而止；但整篇小说却从生活本身出发，拥有光泽的语言、精巧的结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难以言表的绝佳意境。

“氛围感”既存在于徐则臣《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漂洋过海的小帆板上、笛安《六路西施的女儿》老房子里的旧家具和书中；亦存在于马忆《莫兰迪展》高级灰、焦糖棕的莫兰迪色卡上，黄昱宁《笑冷淡》中虹膜上的倒影、东西《天空划出一道白线》里碧蓝的晴天、盛可以《流动法庭》中苍苍的帷幕，以及班宇《漫长的季节》“带着咸味的风”中。这些或明或暗的空间、物件、细节、景象与故事的主要情节、精神内核或许并无直接关联，但正是这些“说不出的好”构成了小说独特的层次感和内在的纵深感。在独特叙述节奏、语言密度的作用下，创作者将原本庸碌的生活细节转化成独特、新颖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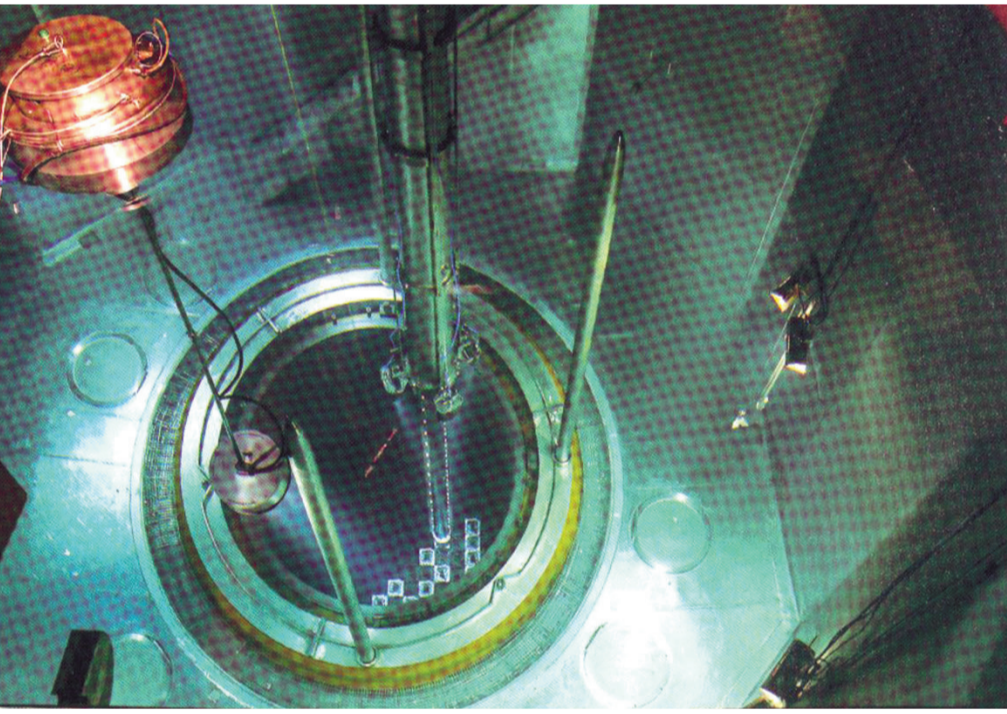
在“氛围感”之外，选集中的作品亦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以林森《无名艺术家》为例，小说以《世间万物》这一特殊的艺术展览开场。展品的创作者是一位因尿毒症过世的无名艺术家。每隔几天，就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液流入到机器再回流，经历让人无比疼痛的“分离感”。这被艺术家比喻为“行为艺术”，其作品《病因》《灵魂的透析》亦根植于此。小说不仅展现了尿毒症病友们浮肿的身体和肾脏移植的残酷经历，亦在强烈的共情之外，表达了青年艺术家们无法依靠“艺术”独立谋生的结构性困境。

选集中收录的大部分作品并非拥有“耸人听闻”的故事梗概、高度风格化的语言表述或过分强烈的情节冲突，而是以有质感的平实语言聚焦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某个横截面。邓一光《醒来已是正午》聚焦深圳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以及他们遭遇到的“裁员寒冬”。作者的关注重点显然不仅仅是景随风摇摇晃晃的职业生涯、康九九昂贵的学区房房贷、宇宙中心大街旁边工棚里的猪脚饭，更是钟点房的暧昧和错落有致的深圳城市空间。中年男性和其漫长的人生经历被小说家浓缩在办公大楼和酒店房间中。“一地鸡毛”的大厂生活在兰波的一句诗中戛然而止；醒来时，已是正午。邓一光在庸碌的工作、裁员、婚姻危机之外营造出独具松弛感的时刻，小说也因此而“留白”。景随风的日常生活危机并未随着小说结束而解决，在“野蛮生长”的现代都市深圳，领到N+1赔偿金的他并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接续“冯教授自杀”这一骇人听闻事件的是“我在波特兰小城期读小说”和萦绕在异国他乡房间中的红烧肉和普鲁士香气。哲学教授被学生“冤枉”的不堪、被负面新闻绑架的压力、被婚姻压得喘不过气的困窘都消解在“昏昏然的时差”和“草木葳蕤”的中央公园中。小说在小冯去找学生的时差突然停滞，留下意味未尽的“美国想象”。乔叶《明月梅花》中并无男主人公，故事以“唠家常”的方式开展。全文的情感“发力点”聚焦于失去女儿的二姨，平实的叙事在结尾处戛然而止，读者似乎从记忆与现实完成了“突围”，但好像又从未离开二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感困境。

该年选收录的小说如同“前置镜头”一般真实地展现创作者对日常生活“无美颜滤镜”式的观察，并以独特的方式处理时代与经验的共振关系。如雷默的《这里白昼，那里夜晚》以“马路空荡荡”回应特殊时期的场景；如杨知寒《三手夏利》讲述特立独行的老年人重新寻找人生伴侣的故事；如黄昱宁《笑冷淡》回应当下最热门的AI、人工智能机器人冷然的脱口秀以及“笑冷淡”这一社会亚健康指征——人们对快乐的摄取变得更加困难。上述小说并非只是与生活轻轻地“擦肩而过”，而是创作者从生活的缝隙处发出“时代之音”。（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短篇小说的氛围与留白

□陈思宇



2016年1月28日，中核集团自主研发的先进核燃料元件(CF3)在秦山核电完成首个燃料循环对内辐照考验，为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撑（本书插图）

■评论

现代诗既需“返本”又需“开新”

——由詹福瑞诗集《四季潦草》谈起

□王士强

詹福瑞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家，尤擅古典诗歌研究，但他写的却是现代诗。这一点颇耐人寻味。上世纪70年代前期，他便开始写作新诗，数十年来，涉猎诗歌、散文、学术随笔写作，出版《岁月深处》《四季潦草》两部现代诗诗集。

春夏秋冬是《四季潦草》的重要主题，写出了个人在时序交替流转中的独特经验与体验。正如诗人在“扉页”中所表达的：“四季轮回/给我人生感触良多/非陈诗无以慰之”，可以看到，詹福瑞诗歌创作与“诗言志”传统的遥相呼应。诗歌对于詹福瑞而言是内心情感抒发和生命表达的需要，在诗集的“跋”中，他谈到了诗歌与自然、心灵、爱的关系：“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人一生所遇，只有自然与心灵可信，爱最真实。小说的价值在于戳破假象，揭示真实的人性；诗歌的本性则在表现真实的心灵，用爱抵救灵魂。”这可以视为詹福瑞的诗观，包含了理解其诗歌创作的密码和关键词。詹福瑞的诗体现出鲜明的抒情性，体现着他对于世界、对人生的爱，这是其诗歌的发生学机制。

詹福瑞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往往能够于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内在而本真的诗意。《萌》写阳春三月地球上“隐秘的冲动”：“猫在屋脊上跳舞/公鸡叫个不停/雷声还在远处/土地却要拱起/草木却要发声”，将那种隐在而觉醒、不可遏制的生命力量传达出来。《四月的可能》重在呈现一种生命的可能状态：“树木春情怡荡/小

草颤抖着四处奔走/所有的动物激情四溅//四月，我亦完全迷狂/走出封闭已久的身体/似乎为了丢失什么而寻找/又似乎为了接受什么而打开/四月是命运，一切皆有可能”，如此状态，的确是开放的、最富可能性的，如此的瞬间也是“最富于包孕性的顷刻”。《雪中》则有一种童真、童趣，体现着“赤子之心”：“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我试图走出一条足迹/故意在马路中央/画出歪歪扭扭的人字/雪花转瞬就把它抹掉了”。詹福瑞的诗属于自然、性灵、轻逸的一派。他以敏感的心灵去感触、体察世界，呈现出富有生机、活力与可能性的生命状态，体现着多元、葳蕤的世界图景。

詹福瑞的诗有古典的诗情、诗意，但更多的是表达现代经验。他是立足于当今时代的，而不是站立在虚拟的古代。他向古典和传统的回望，更多是从中汲取营养，为当代服务。《枯井》写“老井”，它承载着温馨的童年记忆，而今已然废弃破败：“村头上老井还在/青石板光滑如玉/井沿一道道绳子磨出的深痕/似灰蛇窥视着井的深度”“我趴在井沿往里探视/井不深，也就文余/依稀可见麦秸、塑料袋/猫的尸体，还有几口旧鞋”。诗歌以现代景象作为结尾，不啻对古典诗情的反讽与解构：“远处抽水机正从地心抽水/拖拉机大口地喘着粗气”。通过这样的书写，诗人更贴近当今的时代生活，也更彰显现代气度。《真实》写“我”与“影子”的关系，对之进行辩证：“有一天，我的灵魂突然溜出来/站在头顶

俯视着我/你/你何人？我是我啊/哪里！我自此空中看你/也不过是个影子而已”，这里面有着自我的“分裂”和对身份认同的质疑，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处境，“诗”与“思”于此富有张力地融合。

詹福瑞的诗在结构、节奏、形式性、炼词炼句等方面又与古典诗歌有着深层的关联，体现着中国古典诗歌的神髓和韵味。诗集以“四季”为题，诗作内容也与一年四季、天地自然有着内在的契合，这实际上也是与人类长期发展进化过程中所沉积的历史原型与集体无意识有关，体现着“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思想。詹福瑞的诗并不追求外在形式的整饬、严整，但有着内在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在分行分节上颇为讲究，错落有致，有古典之美。他以回环往复、一唱三叹、首尾呼应等方式结构诗作，形成了属于现代诗歌的独特音乐性、形式感。可以说，詹福瑞诗歌在“现代”的背后，是有着“古典”的支持与滋养的。或者说，他一方面很“现代”，另一方面则是在向古典致敬。

现代诗与古典诗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诗歌界的热门话题，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还是有着基本的共识。比如说，当今已然不是唐诗宋词的时代，时代诗歌应该创造新的审美，而不是简单的复古、“回归古典”。学者向以鲜在《我为什么写古体诗》中谈到：“到了21世纪的当下，一个充满急剧变化的时代，古典诗歌的那种节奏、音韵，包括那些词语，它已经远远不能够表达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精神，

今天的灵魂。”历史地看，古体诗已有数千年历史，已然“完熟”，而现代诗、新诗诞生不过百年，在时间的长河中应仍处于成长、发展、壮大的阶段，固然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确是走在如诗歌评论家谢冕所说“前进的和建设的”道路上的。

现代诗既需“返本”又需“开新”，两者同等重要。“返本”是不忘根本，不忘来处，是连接到诗歌的源头活水，而“开新”则是目的，是面对当代、面对当代人的内心处境，开拓创新。现代诗应当向古典诗歌学习，但这种学习不应是表面的，更重要的应该在其精神层面，在对于诗意、诗性本质的维护与捍卫上。正如学界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古典诗歌同样具有现代性，而同样，现代诗歌也应该有古典性。中国古典诗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以源源不断地给现代诗歌提供营养，一味地否定传统、贬低传统是浅薄、短视的，另一方面，现代诗歌也应该对古典诗歌进行有距离的审视，而不必全盘接受，更不应例行矩步、自我设限，而应真正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所扬弃，如此方有望实现古典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也是“诗歌创作”的题中应有之意。詹福瑞的现代诗创作沟通连接了“古典”与“现代”，“现代”之中有“古典”，“古典”之中亦有“现代”，两者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在古典诗情的现代接续与转化方面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